

两篇佛教檄魔文作者考

刘林魁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00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27)

内容摘要: 降魔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佛教弘扬这一观念的载体有多种, 其中就包括降魔变文和檄魔文。相对于敦煌降魔变文, 檄魔文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经过详细的文献考辨认为, 《弘明集》卷 14《檄魔文》之作者当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 《广弘明集》卷 29《平心露布文》的作者是唐初沙门行友。这些檄魔文是研究东晋南北朝以至唐初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 檄魔文; 释道安; 《平心露布文》; 沙门行友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0)02-0093-05

Identifying the author of Buddhism proclamation for the defeat of Mara

LIU Linkui

(Institute for Folk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Baoj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Baoji, Shaanxi 721007)

Abstract: proclamation for the defeat of Mara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of Buddhism. There are various media to spreading such idea. Writings of Buddhist proclamation for the defeat of Mara and the such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aid a little attention by academic circle. Through a careful study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put towards an opinion that the one in volume 14 of Hongmingji written by Monk Dao'an and another in volume 29 of Guanghongmingji was written by Monk Xingyou who alive in the Tang Dynasty. They have proven to be an invaluable 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Buddhist culture betwee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Dynasties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Keywords: Buddhist proclamation for the defeat of Mara; Monk Dao'an; Writing on Vanquishing mind Mara; Monk Xingyou

“魔”是梵文“魔罗”的简称, 指夺取人生命或妨碍善事之恶鬼神。佛教把魔分成许多种类, 有三魔、四魔、八魔、十魔等。最常见的是四魔, 即烦恼魔、蕴(阴)魔、死魔、天魔。对不同种类的魔,

收稿日期: 2008-04-30

作者简介: 刘林魁(1972—)男, 陕西省宝鸡市人,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从事佛教与中古文学研究。

佛教有不同的降服破除之法。因此，降魔、破魔成了佛教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众多佛经故事宣扬这一法门，其中尤以佛陀菩提树下降魔成道影响最大。佛教修行中，佛陀降魔时所持坐姿称为降魔坐、降伏恶魔时所结手印称为降魔印，佛教美术作品中描绘佛陀降魔的作品称为降魔变相图。至于敦煌宝藏，更有唐宋时期的《破魔变文》讲说佛陀降服天魔悟道成佛的故事。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初期，中国佛教界更有演说降魔悟道的檄魔文^①。它借用中国本土的檄文和露布文的文体样式，表述佛教修行方法和义学观念。相对于《破魔变文》，学术界对檄魔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即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考察两篇檄魔文的作者，希望能对檄魔文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一 《弘明集》卷 14《檄魔文》之作者 释智静即释道安

《弘明集》卷 14 辑有释智静《檄魔文》。释智静其人史传不录，佛典中也没有丝毫音讯。《弘明集》同卷于释智静《檄魔文》前后，分别收录了竺道爽的《檄太山文》和释宝林《破魔露布文》。竺道爽和释智静一样史传不录，只有释宝林《高僧传》有录。因此，严可均辑录《全宋文》时，把竺道爽和释智静之文一同归入释宝林名下，并在《檄太山文》后注明“据文称寓言假事，则道爽、智静皆托名”^[1]。释宝林为刘宋时僧人。《高僧传》卷 7《竺道生传》附《释宝林传》云：“著《涅槃记》及《注异宗论》、《檄魔文》等”^[2]。此处释宝林之《檄魔文》当即《弘明集》所收录的《破魔露布文》。严可均言释智静为“托名”者不误，但释智静即释宝林之断言有误。释智静当为释道安。考证如下。

其一，元魏懿法师《伐魔诏序》云：

昔在年幼，尝作《破魔露布》。文虽鄙拙，颇为好事者所传。自迁都之后，寓在洛阳。忽于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时遇值今国都法师，尚在金刚波若寺讲《胜鬘经》，辄以呈示。得法师学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经卷，赐示魔事。兼得拟苻时释道安《檄魔文》，共寻玩之。复竭愚浅，修改旧文。更作《平魔赦》，重荐法师，更无嫌也。但安公《檄

文》直推天魔，凡为世患，经列有四……辄并编安法师《檄文》为次。合为一卷。^[3]

懿法师即僧懿，俗名元太兴，为北魏太武帝拓跋晃之孙、京兆王元子推之子。其事迹见《魏书》卷 19《京兆王元子推传附元太兴传》。元太兴出家时间史书不载，太和二十二年（498）卒。据《伐魔诏序》，懿法师檄魔文之初稿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之前的平城。再修改是在太和十八年迁都之后、太和二十二年卒前的五年间，地点在洛阳，修改时参照了国都法师的意见并学习借鉴了“苻时释道安《檄魔文》”的写法。修改定稿时又将释道安的檄文编入，最终成了一卷本檄魔组文。

懿法师所言“苻时释道安”当为晋代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持“本无”义的释道安。道安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八日。道安卒前生活在苻秦统治下的长安，故可以言为“苻时释道安”。懿法师檄魔组文共 8 篇，包括《伐魔诏并序》、《奉伐魔启》、《慰劳魔书》、《檄魔文》、《魔主报檄》、《破魔露布文》、《平魔赦文》、《奉平魔赦文启》。对照此一目录，道安之作当为其中的《檄魔文》。

《广弘明集》懿法师辑录释道安之《檄魔文》与《弘明集》中释智静的《檄魔文》内容基本相同。现依据《大正藏》本《弘明集》和《广弘明集》选取《檄魔文》之一部分试做比较。不同之处以黑体字表明。

释智静之《檄魔文》

释智静顿首顿首：明将军轮下，相与玄涂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异，三界大同。每规良会，申展曩积，而标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顺。灵网方申，纭弥弥纽。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书喻意耳。夫时塞有通，否

① 檄文与露布文在刘勰《文心雕龙·檄移》中是同类异名。所以，本文中的檄魔文既包括檄文，也包括露布文。

② 汤用彤点校《高僧传》原作“著《涅槃记》及注《异宗论》、《檄魔文》等”，汤先生意为《檄魔文》为他人所作、释宝林注释。梁启超《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则云：“涅槃记晋宝林著。道生弟子《异宗论》注同上。檄魔文同上”（《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364 页）。梁任公意为《檄魔文》是释宝林所著。细味之，《异宗论》重于佛理阐述，《檄魔文》似不与此同类。且，宝林之前只有注佛经的传统，而《檄魔文》为中土文体。今从梁启超意。

终则泰，千圣相寻，群师迭袭。昔我皇祖，本原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仗权形以附万邦，奋惠柯以覆六合，威荡四邪，扫清三有，方当抗宏纲于八区，绶灵网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而冥宗不吊，真容凝静，重明寝晖，虚舟覆浪。故令蚁邪番兴，泉见暴起，噎染真涂，尘惑清众，虐钟苍生，毒流万劫，怀道有情，异心同忿。^[4]

《广弘明集》之《檄魔文》

弥天释道安顿首：魔将军轮下，相与虽复玄徒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与，三界大同。每规良集，申其曩积，然标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顺。灵网方申，纮纲弥布。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申预意。释道安顿首。夫时有通塞，否终则泰，千圣相寻，万师迭袭。昔我高祖，本元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杖权形以割万邦，奋惠柯以伏六合，咸荡四邪，扫清三有，方当抗宏纲于八区，绶灵网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凝静，重明寝晖，虚舟覆浪。故令蛇蚁烦兴，泉镜竞起，翳染真徒，尘惑清众，虐被苍生，毒流万劫，怀道有清，异心同忿。^[3 344上-344中]释智静和释道安的《檄魔文》行文层次和主

体内容完全相同。差别如上引一段，只在个别字词上。这些差别，有些是传抄过程出现讹误或者阙失，如《广弘明集》之《檄魔文》中“玄徒殊津”之“徒”、“宗师虽与”之“与”、“怀道有清”之“清”、“咸荡四邪”之“咸”，对照《弘明集》释智静《檄魔文》应分别为“涂”、“异”、“情”、“威”。而释智静之《檄魔文》也有阙文，如“明将军轮下”，对照释道安《檄魔文》，很可能就是“无名将军轮下”。差别的另一种原因当属于懿法师或者后人之改造，如“弥天释道安”是道安与习凿齿辩论时对“四海习凿齿”的应答语，时人以道安为“名答”^[5]，而懿法师檄魔组文中收入时出现此语，正是对道安这一“名答”的推崇。此语必不出自道安原文。但懿法师改“释智静顿首”为“弥天释道安顿首”者，正表明两者同是一人。懿法师檄魔组文写作时间要远远早于梁代僧祐编纂《弘明集》。懿法师一直生活在北方，释道安也主要活动在北方。道安的佛学思想和文章深受北方佛教徒的推崇。因此，懿法师所言当不误，《弘明集》中《檄魔文》的作者释智静就是释道安。

其二，释智静《檄魔文》设计的降魔对策是“乘诸度之宝轩，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灵马，控虚宗之神轡，弯四禅之劲弓，放权见之利箭”^{[4]93}，即以六度、八正道、六通、四禅等修行方法来灭除魔王。这里有非常明显的禅学思想。道安“早年学问，特有得于安世高之禅法也”^[6]，

《檄魔文》	道安禅学著述
1. 呼吸则九服云从，叱咤则十方风靡。 ^{[4]93上} 2. 挥手则铁围摧岩，嘘气则浮云颓岬。 ^{[4]93上}	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扞，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5]245}
1. 道柯曜于前驱，灵鼓振于后队。 ^{[4]93中} 2. 须弥笼于一尘，天地回于一车，无动安于左衿，妙乐曜于右手。 ^{[4]93中} 3. 群动感于一身，众虑静于一念。 ^{[4]93上}	世雄顾愍，深图变谋，法旂曜于重霓，道鼓振于雷吼，寂千障乎八纮，慧戈陷乎三有。 ^{[5]250}
我法王承运……绥抚黎元，善安卿士，奖导群情，慰喻有疾。严慧柯于胸中，被神甲于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三空之路绝，志匡大荒，必平多难，百域千邦，高伏风化。 ^{[4]92中-92下}	大圣悼兹，痛心内发，忘身安，赴荼炭，舍厚德，忍舞击。观罗密于重云，止罨网于八极，洪痴不得振其翼，巨爱不得逞其足。采善心于毫芒，拔凶顽于虎口。 ^{[5]248}
(魔王)摄愚守谬，偷安邪位，托痴山以自高，恃见林以游息，耽六欲之秽尘，玩邪迷以怡性，建傲慢之高幢，引无明之凶阵，阔步荒涂，轻弄神器，盗篡天宫，抗衡日月。 ^{[4]93中}	贪图志囿，痴城至固，世人游此，犹春登台，甘处欣欣，如居华殿，嬉乐自娱，莫知为苦，尝酸速祸，困愈五道。 ^{[5]251}

曾注释安世高所译小乘禅经《大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十二门经》、《阴持入经》、《道地经》等。《檄魔文》中就有重视禅数的痕迹,如“三界”、“三有”、“三空”、“三途”、“四邪”、“四天”、“四通”、“六欲”、“六天”、“九地”、“十方”等。对照释道安早期的禅学著述,甚至可以发现,《檄魔文》在语词、句式或者用意上,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弘明集》卷 14 所收《檄魔文》之作者释智静就是释道安。

二 《广弘明集》卷 29《奏平心露布文》的作者为沙门行友

《广弘明集》卷 29 元魏懿法师檄魔组文后有一篇《奏平心露布》。严可均《全后魏文》归入元魏懿法师名下,有误。此文的作者当为唐沙门行友,考证如下。

《奏平心露布》中,“平心”统帅是“般若”,其部属有四念处、求知、如实知、正念、真如、婆薮盘豆、迦毗罗等;征伐的对象是“伪心主阿黎耶识”,其部属有阿陀那识、迦旃延子、郅谛、达磨多罗、师子铠、陈显、虑思等。据此,《奏平心露布》的内容实际上是佛学内部南北地论师的思想斗争。地论师是指南北朝中叶至唐初以擅长研习世亲《十地经论》著名的佛教义学僧人。《十地经论》是印度大乘瑜伽学系的重要典籍,北魏永平元年至四年(508—511)由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二人译成汉文。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在传习《十地经论》的过程中,观点出现分歧。于是,北魏洛阳出现了南、北两道地论师。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阿黎耶识性质的真伪。南道传自勒那摩提,主张有八识^①,第八识阿黎耶识是净识,前七识为杂染;北道传自菩提流支,主张有九识,第八识阿黎耶识为杂染,第九识阿摩罗识为真识、净识。此外,《奏平心露布》中不但称“伪心主阿黎耶识”者,而且将禅宗创始者达磨多罗、《成实论》的作者师子铠置于魔军中,这说明作者站在北道地论师的立场上反对南道地论师以及其它佛教学派。

据内容可知,《奏平心露布》绝不为元魏懿法师所作。首先,中土地论学是在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永平初年来华之后兴起的,而释僧懿早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已经去世。《十地经论》在僧懿卒后十余年才翻译出来,僧懿根本不可能学习了

解地论师的佛学观点,自然也就无法撰写宣扬地论学观点的《平心露布文》了。其次,僧懿九篇檄魔组文的内容是要凭剿四魔。这组檄魔文中多处言及四魔。《慰劳魔书》云:“天魔承衅,作患于上方。烦恼因兹,侵淫于下国。或萦中荫于未生,或驰五衰以告老”^{[3] 343^下},即声讨天魔、烦恼魔、死魔之罪行。《魔王自报家门》中魔王自报家门为“六自在主他化皇帝”^{[3] 345^上},此即天魔。《破魔漏布文》中魔军有“伪结使大将诸烦恼”、“伪四天大都督五阴魔”、“伪署行台有生死贼王”^{[3] 346^下}等,即烦恼魔、蕴魔、死魔。《平魔敕文》有“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恶五逆”^{[3] 348^上}。但《奏平心露布文》无一言及四魔者,其目的是要“以对真如清净的信仰,弘扬求知、如实知、正念的精神,革除阿黎耶识、阿陀那识被污染之后再扩散污染的弊端,破除对伪自性的执著”^[7]。懿法师檄魔组文的主旨和《奏平心露布文》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奏平心露布文》不属于元魏懿法师的檄魔组文,其作者自然也不会是懿法师。

非但严可均,明人梅鼎祚《释文纪》卷 33 也将《奏平心露布文》归入释僧懿名下。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弘明集》中《奏平心露布文》收在僧懿檄魔组文之后,而录文时没有署名作者。然而,仔细考察《广弘明集》,其中曾有明确标注《平心漏布文》的作者是沙门行友之文献。

《广弘明集》全书 30 卷,分 10 篇收文,依次为“归正篇”、“辨惑篇”、“佛德篇”、“法义篇”、“僧行篇”、“慈济篇”、“诫功篇”、“启福篇”、“悔罪篇”、“统归篇”。每篇录文数量不等,所占卷数也不相同。《广弘明集》的收文目录一般有篇目录和卷目录,只有“启福篇”、“悔罪篇”、“统归篇”例外。“启福篇”和“悔罪篇”两篇占一卷,实际只有篇目录而无卷目录;“统归篇”占两卷,由于收文数量众多,将篇目录一分为二。《奏平心露布文》所在的卷 29 之目录为:

唐《广弘明集》“统归篇”第十上:

梁高祖《净业赋》、梁高祖《孝思赋》、梁宣帝《游七山寺赋》、梁王锡《宿山寺赋》、魏高允《鹿苑赋》、魏李颙《大乘赋》、梁仙城释慧命《详玄赋》、梁萧子

^① 八识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阿陀那识、阿黎耶识。

云《玄圃苑讲赋》、《梦赋》释真观、梁江淹《伤弱子赋》、《无为论》、《伐魔诏并书檄文(并魔答)》、《奏平心露布》唐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3] 335中}

此处明确标注,《奏平心露布文》作者是唐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①。然此份目录体例混乱,似乎缺乏可信性。今对照《广弘明集》编纂体例,辨析一二。

第一,《广弘明集》收文目录中著录作者姓名的方式一般有两种:先作者后文章,或者先文章后作者。以篇目录为例,“归正篇”、“辨惑篇”、“佛德篇”、“法义篇”、“僧行篇”、“诫功篇”以及卷30“统归篇下”等目录,都是先作者后文章;“慈济篇”、“悔罪篇”等篇目录,则是先文章后作者。卷29“统归篇上”目录则是两种情况兼备,但与此相同者还有“启福篇”目录。据此,卷29目录混乱,不为《广弘明集》之特例。第二,同一作者的数篇文章在目录中连续出现时,大多只在第一篇中标注作者。“梁江淹《伤弱子赋》、《无为论》”这种目录体例在《广弘明集》并不少见,符合《广弘明集》的一般编纂体例。第三,虽然《伐魔诏并书檄文(并魔答)》不著录作者,但是正文中有:“《伐魔诏并序》(元魏懿法师),《慰劳魔书》、《檄魔文》、《魔王报檄》、《破魔露布》、《平魔敕文》”^{[3] 343上},据此《伐魔诏并书檄文(并魔答)》当为懿法师之作,而不是行友之作。第四,《广弘明集》编纂体例多有不严密之处。或有重复收录之文,如萧纲《与慧琰法师书两首》、《答湘东王书》同时出现在“佛德篇”和“启福篇”中;或仅存目录而无正文,如“法义篇”目录中有《序历代贤明释诸疑惑义》正文不录;或有目录在此而正文在它处者,如“启福篇”目录中有梁高祖《依诸经中行忏悔愿文》但正文却出现在“悔罪篇”中。至于篇目录和卷目录中著录了作者,但收录正文时不标注者,也不止《奏平心露布》一篇,如卷28“启福篇”目录中有“唐东宫皇太子《西明寺钟铭》”和“唐太宗《造大善善寺钟铭》”^{[3] 322上},只收录原文时却没有著录作者。因此,可以肯定《奏平心露布》的作者就是唐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

释道安早期禅学著述,现存者大多是一些经序。限于资料短缺,学术界对道安禅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限制。《檄魔文》作者的考定,无疑对道安早期佛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唐

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现存著述只有《释智通论》一文^②。《奏平心露布文》作者的考定,不但对于研究沙门行友的佛学思想有帮助,更有助于研究隋及唐初地论师佛学思想的实际状况。除此之外,佛教檄魔文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价值,限于篇幅,拟另撰文考述。

参考文献:

- [1]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三国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785
- [2] 皎然撰, 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57
- [3] 道宣. 广弘明集[C]//大正藏. 第5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5 343
- [4] 僧祐. 弘明集[C]//大正藏. 第52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5 92
- [5] 僧祐撰, 苏晋仁, 萧炼子点校. 出三藏记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562
- [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41.
- [7] 王志远. 中国佛教表现艺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82

^① 据《大正藏》、《中华藏》校勘记,“《奏平心露布》唐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等15字,诸藏经无异文。

^② 关于行友,《续高僧传》卷13《唐蒲州仁寿寺释海顺传》附有其传记。据此传可知,沙门行友与僧顺、道逊、智通等僧人有交往,曾撰《息心论》、《释道逊墓志文》、《释智通论》等文,现存者唯《释智通论》;贞观十九年(643),玄奘于弘福寺设译经道场时,行友是玄奘邀请的九位缀文大德之一;从贞观十九年到永徽二年(651)正月二十三日,行友参与翻译的佛经有《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和《瑜伽师地论》等。